

#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初探

陳恬逸\*

## 摘 要

五四運動之後，學術界興起疑古辨偽的風潮，白壽彝因為顧頡剛的緣故，整理發表《朱熹辨偽書語》。朱熹的辨偽之籍，主要集中於經、子兩部，其中又以經書最多。由於朱熹在經書及諸子方面的辨偽用力甚多，加上其後各朝代皆以四書五經為科舉取士的內容，並多以「朱學」為尊，因而擴大朱熹辨偽學的影響力。

由於朱熹著作甚多，其有關辨偽之語，實散見各作品之中，如要歸納總結朱熹的辨偽方法與理論，目前公認最好的工具書便是白壽彝的《朱熹辨偽書語》。然而，歷來學者對此書的探索，多僅限於實質的應用，而缺乏專文的探討，故本文撰寫之用意，除了凸顯此書的學術價值之外，也期望能重新檢討此書面臨的諸多問題。

關鍵詞：白壽彝、朱熹、辨偽、五四運動、疑古

---

\*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生

#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初探

陳恬逸

## 壹、前言

白壽彝（1909 - 2000）<sup>1</sup>是一位非常著名且用功的學者，其研究方向主要為史學史、交通史以及民族史三方面，而造就他豐碩的研究成果，除了勤奮之外，最主要在於他相當重視古籍整理的治學態度<sup>2</sup>。

在白壽彝的研究領域之中，處處可見其為學術研究而精心整理集錄的作品，例如：有關回教史的部分，就包含了〈中國回教史料之集錄〉、《咸同滇變見聞錄》、《回族人物志》<sup>3</sup>等。白氏特重於資料的蒐集，其曾經指出：「蒐集材料，是個長期的過程，而且這樣的工作，會跟回族本身的存在同樣長久」<sup>4</sup>。白氏除了勤於蒐集資料之外，也相當注重版本、辨偽等方面的文獻工作。李松茂〈堅定地走大師治學之路——紀念白壽彝先生百年誕辰〉一文之中，曾經有著如下論述：

在《回民起義》所收每篇資料前，白先生均加解題，說明資料來源、作者立場，以及讀資料時應注意的問題。讀這些解題不僅可以懂得如何理解、利用這些資料，還可學到校勘學、版本學的知識。白壽彝先生作為著名史學家的一生，是在收集整理史料、利用史料進行史學研究。<sup>5</sup>

1931年，白氏因為顧頡剛（1893 - 1980）的緣故，開始整理《朱熹辨偽書語》<sup>6</sup>一書，經過顧頡剛校閱書稿之後，該書於1933年由北京樸社出版。五四運動之後，中國

<sup>1</sup> 白壽彝，字肇倫，回族，教名哲瑪魯丁。作品有《中國史學史教本初稿》、〈論《左傳》三事〉、《中國交通史》等，後被編為《白壽彝文集》（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12月，全套七冊）及《白壽彝史學論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全套二冊）。

<sup>2</sup> 有關白壽彝對於古籍整理的主張，可參考白壽彝，〈關於整理古籍的幾個問題〉，《歷史教育和史學遺產》（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53-155。

<sup>3</sup> 以上作品後收錄於白壽彝，《中國回回民族史》（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9月），全二冊。

<sup>4</sup> 李松茂，〈堅定地走大師治學的路——紀念白壽彝先生百年誕辰〉，《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6卷第2期（2009年3月），頁92。

<sup>5</sup> 李松茂，〈堅定地走大師治學的路——紀念白壽彝先生百年誕辰〉，《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6卷第2期（2009年3月），頁92。

<sup>6</sup> 白壽彝編，《朱熹辨偽書語》（北京：樸社出版經理部，1933年4月），辨偽叢刊之一。

興起疑古辨偽的風潮，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之中，曾記錄與胡適（1891 - 1962）討論到集錄辨偽文字書籍的想法，<sup>7</sup>並在所擬定的目錄之中，明確提及要集錄《朱熹文集》與《語錄》中有關辨偽之文<sup>8</sup>，爾後，有關朱熹辨偽書語的集錄工作，乃交付白壽彝加以整理纂輯，加上其他歷代相關辨偽作品，集結出版了《辨偽叢刊》。

白壽彝在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就讀時，即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朱熹的論文，其中包含〈從政及講學中的朱熹〉、〈朱熹對於易學的貢獻〉、〈朱熹底師承〉等<sup>9</sup>。另編有《朱子語錄諸家彙輯》148卷及其〈序目〉發表<sup>10</sup>。在發表這些作品過程之中，白壽彝同樣整理集錄許多朱熹的資料，因而顧頡剛在提出朱熹辨偽集錄的構想之後，白氏承接此項工作，並且發表《朱熹辨偽書語》一書，從某種程度看來，該書雖是白氏親自輯纂而成，但其構想始於顧頡剛，二者對於是書的完成，都貢獻出個人的心力。

辨偽起源甚早，至宋代以後更為盛行，當時的著名學者如歐陽修（1007 - 1072）、程頤（1033 - 1107）、晁公武（1105 - 1180）、朱熹（1130 - 1200）、王應麟（1223 - 1296）等人，都曾經進行文獻的考辨，並且取得辨偽的成就。

朱熹的辨偽之籍，主要集中於經、子兩部，其中又以經書最多。由於朱熹在經書及諸子方面的辨偽用力甚多，加上其後各朝代皆以四書五經為科舉取士的內容，並多以「朱學」為尊，因而擴大朱熹辨偽學的影響力。王余光便曾提到「明初宋濂（1310 - 1381）寫了一部《諸子辨》，專就諸子書加以辨證，然其主張多受朱熹影響，或直接沿襲朱說」<sup>11</sup>，又說：

明代的胡應麟和清代的姚際恆，它們都接受了朱熹考據古籍的見解和方法。……《四部正訛》在書末將辨偽方法作了系統的總結，共八條：「凡核偽書之道：核之《七略》以觀其源；核之群志以觀其緒；核之并世之言以觀其稱；核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核之文以觀其體；核之事以觀其時；核之撰者以觀其托；核之傳者以觀其人」。考察朱熹辨偽所用的材料，其上八種方

<sup>7</sup> 在《古史辨》第一冊中，收錄了顧頡剛與胡適等人多次討論集結辨偽語錄想法的書信內容，詳參見顧頡剛等編，《古史辨》（北京：樸社出版經理部，1926年4月），第一冊。

<sup>8</sup> 顧頡剛，〈答編錄《辨偽叢刊》書〉，《古史辨》（北京：樸社出版經理部，1926年4月），第一冊，頁32-34。

<sup>9</sup> 劉雪英，〈白壽彝先生學譜（簡編）〉，《回族研究》，1999年第3期，總第35期，頁86。

<sup>10</sup> 劉雪英，〈白壽彝先生學譜（簡編）〉，《回族研究》，1999年第3期，總第35期，頁86。

<sup>11</sup> 王余光，〈朱熹在辨偽學上的成就和影響〉，《文獻學與文獻學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10月），頁107。

法大體上都用了。……清代姚際恆、閻若璩等人和近代辨偽學家們，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朱熹辨偽的主張，做出前人未能做出的成果來。<sup>12</sup>

承上所言，朱熹辨偽的態度與主張，相繼影響到宋濂、胡應麟、姚際恆等人，姑且不論朱熹對於古籍作品辨偽的正確性與客觀性，其對後世辨偽學的發展與影響，是無庸置疑的事情，而朱氏對於辨偽方法的運用更是精細而熟練的，誠如錢穆所言：

大抵朱子辨偽工夫，在其讀書廣，索理精，書中偽迹，皆能燭照而無可隱藏。……故每不煩密論細考而讞定，此乃辨偽學之最上乘也<sup>13</sup>。

根據錢穆的論點，適能展現朱熹在辨偽學上的重要成就，更能說明朱熹的辨偽思想，實值得我們重視，並加以整理與研究。

朱熹著作眾多，而朱氏有關辨偽之語，實散見各作品之中，如要歸納總結朱熹的辨偽方法與理論，目前公認最好的工具書便是白壽彝的《朱熹辨偽書語》。然而，歷來學者對此書的探索，多僅限於實質的應用，而缺乏專文的探討，故本文撰寫之用意，除了凸顯此書的學術價值之外，也期望能重新檢討此書面臨的諸多問題。

## 貳、《朱熹辨偽書語》的纂輯方式

在說明《朱熹辨偽書語》的價值與檢討之前，我們先對白氏纂輯此書的體例，做一簡單的介紹，期望能給讀者一些初步的理解。根據白氏〈朱熹辨偽書語序〉中所述的內容，我們可以歸納其編纂方式如下：

### 一、確定版本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序〉指出：

這本小冊子所採用的書，有《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本《晦庵先生文集》和《別集》，同治壬申應元書院刊本《朱子語類》及正誼堂本《詩傳遺說》。

採集各條，都注明所見原書卷數、頁數及頁之前面或後面，和原文題目或

<sup>12</sup> 王余光，〈朱熹在辨偽學上的成就和影響〉，《文獻學與文獻學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10月），頁108。

<sup>13</sup> 錢穆，《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71年4月），第五冊，頁287。

記錄者姓名，並加標點符號和分段。<sup>14</sup>

朱熹作品繁多，版本種類也很廣泛，因此編纂此書，首先要讓讀者明白所採用的版本依據。《朱熹辨偽書語》摘錄了《晦庵先生文集、續集、別集》、《朱子語類》與《詩傳遺說》裡有關辨偽的內容，其採用的版本分別為：

1. 晦庵先生文集、續集、別集：《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本。
2. 朱子語類：黎靖德輯，同治壬申應元書院刊本。
3. 詩傳遺說：通志堂經解本<sup>15</sup>。

現今所傳的典籍，或有稱《朱子語錄》者，亦有稱《朱子語類》者，其實二者並不相同。根據胡適〈《朱子語類》的歷史〉<sup>16</sup>的說法，朱熹過世之後，首先出現的是《朱子語錄》之書，並曾有四次的結集，而四次的結集之本，都能有所增補，爾後才有按性質隸類的《朱子語類》一書。

然到了南宋末期，黎靖德又取前述的各家傳本《語錄》、《語類》作細心的參校，加以合併統一，於 1270 年初刻成《朱子語類大全》，這便是今日流傳的《朱子語類》的完整版本。

在〈朱熹辨偽書語序〉一文之中，白壽彝稱其《詩傳遺說》所採用的版本為「正誼堂本」，應改為「通志堂經解本」。考《正誼堂全書》並無《詩傳遺說》，又根據民國 22 年樸社出版之《朱熹辨偽書語》「辨偽叢刊本」，該書於書末頁有「採引書版本」之小記：「《晦庵先生文集，續集，別集》：四部叢刊影明本；《詩傳遺說》：通志堂經解本；《朱子語類》：應元書院本」<sup>17</sup>，考「通志堂經解本」有《詩傳遺說》一書，故此〈序〉中「正誼堂本」應作「通志堂經解本」。

又筆者整理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的內容，其中輯錄朱熹辨偽書語的主要出處及數量如下表：

<sup>14</sup>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序〉，頁 12。

<sup>15</sup> 原序作「正誼堂本」，應為「通志堂經解本」，理由詳見下文「在〈朱熹辨偽書語序〉一文之中」段落。

<sup>16</sup> 胡適，〈《朱子語類》的歷史〉，《胡適學術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12 月），下冊，頁 970-981。

<sup>17</sup>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頁 132。

引用 出處	晦庵先生文集、續集、別集			語類	詩傳遺說
	文集	別集	續集		
數量	33	2	4	121	4

根據上述簡表得知：白氏編輯《朱熹辨偽書語》之時，大都取用《朱子語類》一書，惟該書實為弟子門人所錄，內容係屬朱熹與弟子之間的答問。其次，是輯自《晦庵先生文集》等書，此類書語，多為書信、序跋之作，且白氏於輯錄內容之時，大都長篇引用，雖然引用數量不及《語類》，卻是較能展現朱子辨偽成就之文，也較能受到學者的關注。又白氏另引及《詩傳遺說》之文，惟數量僅四次，且係有關於〈詩序〉的辨偽之語，其重要性不及上述諸籍。

## 二、選擇摘錄內容

白壽彝在〈朱熹辨偽書語序〉中指出：

原文有專論偽書的，則全行採入；有是偶而涉及偽書的，如與文義無礙，則只採取這幾句話；有因係答人疑問，非載原來問題不能使文義明白的，則連原問一併採入，而於每段原問低六格寫。還有些話，並不一定要辨明某書是偽書，而是訂正傳說之謬的，因與辨偽書的性質有幾分相近，也是一併收入。<sup>18</sup>

根據白壽彝在此序之言，筆者大致將其摘錄原則分為四大類：

1. **朱熹辨偽專論之語。**（即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序〉「原文有專論偽書的，則全行採入」句）。
2. **朱熹談論他事，而偶涉及辨偽的語句。**（即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序〉「有是偶而涉及偽書的，如與文義無礙，則只採取這幾句話」句）。
3. **朱熹回答他人有關辨偽之語。**（即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序〉「有因係答人疑問，非載原來問題不能使文義明白的，則連原問一併採入，而於每段原問低六格寫」句）。

<sup>18</sup>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序〉，頁 12-13。

4. 朱熹爲訂正傳說之謬，而非辨明偽書的言論。（即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序〉「還有些話，並不一定要辨明某書是偽書，而是訂正傳說之謬的，因與辨偽書的性質有幾分相近，也是一併收入」句）。

然而，白壽彝並未詳舉例證，致使讀者易於混淆，今詳審白氏所輯辨偽書語，甚至有無法歸類的問題。例如：「正易心法」條下：

世有《麻衣心易》者，亦出此間人所造。嘗見之否？

……（《文集》卷 34，頁 18，〈答呂伯恭〉）<sup>19</sup>

根據白氏所輯內容，再衡諸白氏隸類的種類，則此條解題完全不知當隸於何類？實則此篇辨偽書語，乃是朱熹寫給呂伯恭之書信，其中討論若干事情，上文為：

此有周彥誠之書甚富，比借得一二，而不暇細讀。

大抵多出臆見，然恐其間有可取處也。世有《麻衣心易》者……。

（《文集》卷 34，頁 18，〈答呂伯恭〉）

因此，朱熹所謂「亦出此間人所造」的「此間人」即指周彥誠，我們或許可將此段歸於白壽彝所列舉的第 2 項。

又如「春秋」條下：

《春秋》，某煞有不可曉處。不知是聖人真箇說底話否？

（《語類》卷 83，頁 32，湯詠錄）<sup>20</sup>

「春秋」條下所輯的朱熹之語，亦不知當併於何類之下，且在《語類》卷八三之中，朱熹提到「《春秋》不可曉」之語多達十處<sup>21</sup>，而白壽彝僅引此段文句，亦不知其用意為何？諸如此類情況，可見白氏所輯辨偽書語，由於摘錄朱熹書中內容，其中簡略過甚，而有值得商榷之處。

此外，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序〉指出：

<sup>19</sup>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頁 2。

<sup>20</sup>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頁 74。

<sup>21</sup> 例如此卷中有「《春秋》煞有不可曉處」、「《春秋》所書，多有不可曉」、「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絕不可曉」等段落，白壽彝均未摘錄。

《語錄》中，朱熹話裡往往參雜著記錄者底話，而朱熹底話，在這時候又不當分段，則將記錄者底話，用括弧括其兩端，字體仍與朱熹底話所用字模大小一律。

編次的方法，略依舊日的四部分法，沒有採用什麼新的意見。<sup>22</sup>

首先，我們在上文之中，即已說明《語錄》及《語類》之別，也已確定白壽彝採用的是《朱子語類》一書，可知白氏此處所錄內容，實將「《語類》」誤作「《語錄》」。

此外，除了上述所列條例之外，白壽彝所設體例，尚有包含如下內容：

1. 非朱子與問者之間的對話，乃記錄者之語，以括弧表示。
2. 以四部分類的順序編排，先經部，次史部，次子部，次集部以及最後雜論。

此書所稱採用傳統四部分類之方法，並非真的有特別列出「經、史、子、集」四大類的標題，而只是按照傳統編排順序，先經部，次史部，次子部，次集部以及最後雜論。

其中史部作品僅《通鑑節要》與《世本》、《元經》（僅附於「雜論」中）三種，也可明顯看出朱熹對於經部與子部用力較深，影響也相對深遠，至於「雜論」部分，則是一次列舉多部作品，屬於泛論性質的言論，並非《朱熹辨偽書語》的重點。

## 參、《朱熹辨偽書語》的價值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率先以專書形式，集錄單一學者的辨偽成果，其纂輯的概念與成果，對於後世辨偽學的發展，實有若干的啟示作用。我們可從「集錄辨偽書語」以及「歸納朱子辨偽學」兩方面的表現，來探討其作品價值。

### 一、對「集錄辨偽語」系列書籍的影響

在白壽彝之後，張西堂（1901 - 1960）同樣應顧頡剛之邀，並且參考《朱熹辨

---

<sup>22</sup>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序〉，頁 12-13。



偽書語》的纂輯方式，於1935年集錄出版《唐人辨偽集語》<sup>23</sup>一書，而張心澂（1887-1973）集偽書考辨之大成的《偽書通考》<sup>24</sup>的纂輯，也是受到《古史辨（一）》中有關顧頡剛與胡適書信往來的啟發之後，依照〈論《辨偽叢刊》體例書〉<sup>25</sup>的規範，於1939年完成《偽書通考》的煌煌鉅著。

從白壽彝的集錄單一學者辨偽諸語，到張西堂集錄單一朝代的辨偽之語，進而發展成為張心澂集錄通代辨偽之語。顧頡剛、胡適等人所發起的辨偽之風，確實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而白壽彝更是首開先河的大功臣。誠然，我們不能否認張心澂在近代辨偽學史上的地位，實是遠高於白壽彝的表現，而《偽書通考》的編纂體例，以及辨偽學理論的闡述，也確實優於僅有作者〈自序〉的《朱熹辨偽書語》一書，但正因為白壽彝首開先河，完成相關撰著的輯錄，才能讓稍後的張心澂有所啟發，並且有所更正，而使得「集錄辨偽語」一類的專書作品，能有更好、更全面的發展。雖然白氏在編纂此類典籍之初，係承自顧頡剛的啟發，但是白氏親體力行，化理論為實務，對於後世辨偽學的發展，仍有著示範作用。

## 二、對「歸納朱子辨偽學」論述的影響

歷來每提及朱熹辨偽成就之時，學者幾乎都以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的內容作為引用對象，可見該書輯錄之文，實能充分展現朱子的辨偽成果，成為極佳的參考工具書。

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中提到朱熹的辨偽成就：

朱熹在《文集》和《語類》等著作中，所辨古今書籍很多，遍涉經史子集，多達五十餘種，除上面所舉的以外，尚有《歸藏》、《易龍圖》、《正易心法》、《尚書全解》、《書集解》、《春秋繁露》、《中庸義》、《論語十說》、《孟子疏》、《通鑑節要》、《世本》、《東坡事實》、《指掌圖》、《孔子家語》、《孔叢子》、《中說》、《省心錄》、《握奇經》、《管子》、《潛虛》、《子華子》、《黃山谷帖》、《琴志》、《龍城雜記》、《石林過庭錄》、《說苑》、《維摩詰經》、《楞嚴經》、《傳燈錄》、《陰符經》、《列子解》、《龍虎經》、《呂祖謙集》、《皇宋文鑑》、《警世圖》、《競

<sup>23</sup> 張西堂，《唐人辨偽集語》（北京：樸社出版經理部，1935年11月）。

<sup>24</sup> 張心澂，《偽書通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2月），全二冊。

<sup>25</sup> 胡適，〈論《辨偽叢刊》體例書〉，《古史辨》（北京：樸社出版經理部，1926年4月），第一冊，頁38-39。

辰圖》、《雜論》等，……<sup>26</sup>

加上其前面提及的《尚書》、《孝經》、《春秋》、《禮》，則所列的內容，幾乎完全取自白壽彝此書。其後對於朱熹辨偽方法的總結，無論是內容或引文方面，皆與白壽彝〈自序〉及其《朱熹辨偽書語》的內容無異，可見此書輯錄朱子辨偽之語，內容廣泛，極具學術價值。

張富祥《宋代文獻學研究》有關朱熹辨偽成就的部分，也以白壽彝此書為討論對象。其云：

此後在辨偽方面收穫最多的學者要推朱熹。

朱熹的辨偽恣肆汪洋，他所論辨的在他看來全偽或部分為偽的書，僅就白壽彝先生的《朱熹辨偽書語》統計，已有五十餘種，在宋代學者中首屈一指。……<sup>27</sup>

張氏推崇朱熹辨偽學的成就，而其統計朱子辨偽之籍，也是以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為對象，顯示此書深具指標性，能大抵呈現朱子辨偽成就。又楊緒敏《中國辨偽學史》在論述朱熹辨偽成就之時，同樣徵引白壽彝此書的內容，還將白氏總結朱熹辨偽之法，重新歸納為六大項，並稱：

朱熹所運用的辨偽方法較之辨偽學興盛時期所採用的較為系統的辨偽方法，還顯得十分的簡單。……<sup>28</sup>

此段話語明顯改自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序〉的內容，可見白氏所輯之文，實能展現朱子辨偽的成果，也能獲得後世學者的重視，而能多加引證。其他如王余光〈朱熹在辨偽學上的成就和影響〉<sup>29</sup>、楊緒敏〈朱熹考辨古書的成就、方法及影響〉<sup>30</sup>以及杜澤遜《文獻學概要》<sup>31</sup>等書在談論朱熹辨偽成就之時，無不引用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之內容以及白壽彝對朱熹辨偽法之結論，在在顯示此書的完成，實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

<sup>26</sup> 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2月），頁632。

<sup>27</sup> 張富祥，《宋代文獻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3月），頁250-251。

<sup>28</sup> 楊緒敏，《中國辨偽學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頁95。

<sup>29</sup> 王余光，〈朱熹在辨偽學上的成就和影響〉，《文獻學與文獻學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10月），頁100-109。

<sup>30</sup> 楊緒敏，〈朱熹考辨古書的成就、方法及影響〉，《河池學院學報》第26卷第3期（2006年8月），頁27-31，頁46。

<sup>31</sup> 杜澤遜，《文獻學概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9月），頁242。

即使過了七十多年，白壽彝歸納朱熹的辨偽方式，仍舊被眾多學者所認同，如果歸納其原因，實在於白壽彝除了仔細爬梳朱熹辨偽書語之外，亦從朱熹的時代背景、學術經歷與生平史事加以佐證，因而能剖析朱熹辨偽的完整表現，白氏指出朱子的辨偽態度及其實踐狀況如下：

朱熹之所以能有這樣的收穫，除了時代的關係外，約有三個原因：第一，朱熹是在小孩子時候就喜歡發問題的。……他這一點懷疑的傾向，以後隨著年齡增長起來，成爲他治學問的一種態度。……第二，朱熹讀書是主張專一的。他說「讀書須是窮究道理澈底；如人之食，嚼得爛方可嚥下，然後有補。」（李杞錄，《語類》卷十頁二後面）。……他這種習慣，可以說，以養得很堅牢了。第三，朱熹所感到得學術興趣，方面頗多。……朱熹有了博學的本領，他可以從許多方面得到暗示，他可以從許多方面採獲工具。就這一點，偽書就很可以在他面前失敗了，他的辨偽書的成績就已經可以比較地多些。……<sup>32</sup>

然而，辨偽學在宋代尚處於發展階段，而朱熹的辨偽方式，尚未能堪稱全面的發展，白壽彝也坦承「朱熹辨偽書的方法，無須諱言地，還很幼稚；他所有的辨偽書的話也大半過於簡單」。但白氏更進一步指出：

但所謂幼稚，是和後來考證學發達起來時的情形比較而言的。在當時能提出一種辨偽書的具體方案，並能應用這樣多的方法的人，恐怕還是要推朱熹爲第一人了。<sup>33</sup>

朱熹在宋代疑古思潮活躍的世代之中，自然也承繼疑古思潮的洗禮，其辨偽思想的形成，在宋代已具舉足輕重的地位；而白壽彝身在 20 世紀初，學界到處充滿著疑古的思潮，學者林立，而白氏以《朱熹辨偽書語》一書，開創了其不可取代的地位。

## 肆、《朱熹辨偽書語》的檢討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的完成，可說率先開啟了近代整理專人辨偽語錄之路，其後如張西堂《唐人辨偽集語》、張心澂《偽書通考》的成書，皆是據其理路開展

<sup>32</sup>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序〉，頁 1-5。

<sup>33</sup>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序〉，頁 11。

而成，其中價值與影響，自是應該受到肯定。然而，此類作品在當時畢竟尚處於實驗階段，加上此書完成時間為 1931 年，亦即白壽彝在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就讀之时的作品，耗費的心力與時間較少，其中多少有些缺漏，而後代學者並未詳查便直接引用此書內容，或是直接援引白壽彝對朱熹辨偽方式的結論，皆有不盡理想客觀之失。因此，本文嘗試針對此書內容，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期能對於此書的內容，有更深入的觀察。

## 一、編纂方式，尚有改進之處

在歷代古籍中常發生同書異名的狀況，而白壽彝此書定名為《朱熹辨偽書語》，則在設想標題名稱之時，理當以朱熹所稱書名（或篇名）為準，然審視白氏所設標題名稱，卻常與摘錄內文之名稱多有出入，茲列舉一二如下：

朱熹辨偽語所提及之名稱	白壽彝所定書／篇名標題	《朱熹辨偽書語》 頁數
龍圖	易龍圖	頁 1
麻衣心法	正易心法	頁 2-11
張綱書解	書解義	頁 36-37
胡安定書解	尚書全解	頁 37
林書	書集解（？林之奇著）	頁 38
中說、文中子	中說	頁 108-110
呂伯恭文集	呂祖謙集	頁 127-128
文鑑	皇宋文鑑	頁 128-129

我們或可推測白壽彝之所以更動標題名稱，是方便使用者理解該項所指為何種作品，但是我們不免會有白氏對於擬訂的書名，是否會有過於自由心證的想法，例如：《書解》之名或許容易混淆，但是題作「《書解義》」之名，仍有易於混淆之虞，不如朱熹內文所稱《張綱書解》一名，較為清晰易懂。又如《尚書全解》與《書集解》二書，亦有不見辨別的困擾，而歷來對於林之奇之作品，或有稱「《集解》」

<sup>34</sup>，或有題作「《尚書全解》」<sup>35</sup>，而該條列下又僅有「林書僅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他所解」<sup>36</sup>，或許肇因於此，白壽彝在「《書集解》」標題之後，再加上（？林之奇著），但是為何白氏卻以「書集解」為題，其中理由為何？卻是無從得知。對於這類因同書異名而發生混淆情況，最好的處理方式，還是在書名、篇名之下加註作者與說明，而面對這種情況，在張心澂《偽書通考》一書，即有很好的示範。

又以《文中子》為例，隋代王通的作品，至今只存《中說》二卷，《玄經》十卷，合稱《文中子》<sup>37</sup>，白壽彝所引「《中說》」項目之內，尚包含朱熹對於《中說》及《文中子》的辨偽之語，則是合併放在「《中說》」項目之下，如此的作法，似乎並不恰當。張心澂《偽書通考》有列「《文中子》」一項，其中所引朱熹之語與白氏相同，但在標題之後加列說明：

《文中子》十卷 偽

隋王通撰。宋阮逸註。

隋文帝時，河汾王通著《中說》二卷，《玄經》十卷，稱《文中子》。<sup>38</sup>

此外，朱熹有關今古文尚書的辨偽語，白壽彝將之分為「書」、「書古文，書序，書孔安國傳」。「書」下僅摘錄：

至之問：「《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

（曰）也不可。且如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刪去？武帝之書言常道，有何不可，便刪去？皆未可曉。（《語類》卷 78，頁 1，楊道夫錄）<sup>39</sup>

而在「書古文，書序，書孔安國傳」項目下卻條列多達 40 餘項。首先，我們必須推敲區分此二類之目的，若「書」指《今文尚書》，「書古文，書序，書孔安國傳」

<sup>34</sup> 〈宋史藝文志·第一百五十五〉。

<sup>35</sup> 〈四庫提要·經部十一〉。

<sup>36</sup> 《語類》卷七八，頁十二，前面，曾祖道錄。

<sup>37</sup> 根據《中國偽書綜考》，宋司馬光曾作《文中子補傳》，記載王通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讀書》一百五十篇，《讀詩》三百六十篇，《玄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稱為《王氏六經》。《六經》俱亡，只存《中說》。《中說》二卷，《玄經》十卷，合稱《文中子》。「文中子」是王通門人私諡。詳見鄧瑞全、王冠英，《中國偽書綜考》（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7月），頁398。

<sup>38</sup> 張心澂，《偽書通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54年12月），下冊，頁643-644。

<sup>39</sup>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頁12。

指《古文尚書》、《書序》、《尚書孔安國傳》，但在後者項目中又有辨析《今文尚書》之語，例如：

問：「林少穎說〈盤〉、〈誥〉之類，皆出伏生。如何？」

（曰：）此亦可疑。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又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語類》卷 78，頁 2，余大雅錄）<sup>40</sup>

又：

大概伏生所傳許多，皆聱牙難曉。分明底，他又卻不曾記得？不知怎生地。……（語類卷 78，頁 4，黃義剛錄）<sup>41</sup>

以此來看，朱熹對於《尚書》相關的辨偽書語，多半合併討論，鮮少能夠單純區分，或許白氏可以將其納入「書」一大類即可。

## 二、集錄內容，尚有遺漏之處

白壽彝在〈自序〉之中，曾經提到其排列的順序，係依據傳統四部分類法，今將其列為表格，詳見「附錄一：白壽彝輯錄朱子辨偽解題分類簡表」。

然而，白氏對於重複提及的作品，並未採取互見方式行之，如此容易造成遺漏的現象，例如：「《孝經》」條下引《文集》卷 66 頁 1《孝經刊誤》有關辨《孝經》之語，中有「《孔叢子》亦偽書，而多用左氏語者」及「《孔叢子》叙事至東漢，然其詞氣甚卑近，亦非東漢人作」，但這類有關《孔叢子》的辨偽之語，卻未摘錄於「孔叢子」條目下。又「陰符經」條下引《語類》卷 125 頁 16 有關辨《陰符經》之語，中有「一如《麻衣易》，只是戴氏自作自解，文字自可認……」，此亦未收於「正易心法」條目下。其他還有一些白壽彝漏收之辨偽語，因篇幅有限，本文僅針對《語類》茲略補充幾點於「附錄二：朱子辨偽解題之補充」。

白壽彝稱本書僅摘錄《朱熹文集、續集、別集》（《四部叢刊》影明本）、《語類》（應元書院本）與《詩傳遺說》（《通志堂經解》本）裡有關辨偽的內容，實則朱熹辨偽之語，卻是散見於各類作品之中，卻未能被白氏收錄於書中，可見白氏

<sup>40</sup>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頁 24-25。

<sup>41</sup>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頁 27。

輯錄之文，尚有若干不足之處。

又我們若是單以《朱熹文集、續集、別集》、《語類》與《詩傳遺說》之論為材料，在這些作品之中，除了白壽彝所舉 50 種之外，朱熹的辨偽書語，實則包括：《參同契》<sup>42</sup>、《清淨經》、《消災經》<sup>43</sup>、〈木蘭詩〉<sup>44</sup>、《涑水記聞》<sup>45</sup>、《周禮》<sup>46</sup>、〈洪邁·歐率更帖〉<sup>47</sup>等，但是諸多內容，卻為白氏略去，而未能搜集全備。

又白壽彝在其〈自序〉之中，提到朱熹自述辨偽之法，並明白標示其內容，係引自「〈答袁機仲〉，《四部叢刊》，影明本，《晦庵先生文集》卷 38，頁 5，前面」<sup>48</sup>，亦即此《朱熹辨偽書語》所採用的版本之一，然在此書正文之中，卻未收錄此段內容，而與朱熹對袁機仲說明自身辨偽方法相關之語，也完全沒有收錄書籍之內<sup>49</sup>，甚至於白氏所引朱熹之語「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偽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的前一句話，正是「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偽作」，白壽彝也視若無睹，未能加以收錄，更可見白壽彝此書疏漏之甚。

### 三、白氏對朱熹辨偽方法，尚有誤解之處

朱熹對於自身辨偽之法，曾作出明確的表達，今引朱子之論如下：

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偽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捨此兩塗，而能真以臆度懸斷之者也。（《晦庵先生文集》卷 38，頁 5，答袁機仲）<sup>50</sup>

依據此段內容顯示：朱熹乃是運用「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以及「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兩種方法，而白壽彝在〈朱熹辨偽書語自序〉之中，卻將此段話語解

<sup>42</sup> 《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為之，讀得亦不枉。（《語類》卷 125）。

<sup>43</sup> 《清淨》、《消災》二經，皆模學釋書而誤者。（《語類》卷 126）。

<sup>44</sup> 〈木蘭詩〉只似唐人作。其間「可汗」「可汗」，前此未有。（《語類》卷 140）。

<sup>45</sup> 《涑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辨，以為非溫公書。蓋其中有記呂文靖公數事，如殺郭后等。某嘗見范太史之孫某說，親收得溫公手寫本，安得為非溫公書！（《語類》卷 130）。

<sup>46</sup> 《周禮》，胡氏父子以為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語類》卷 86）。

<sup>47</sup> 洪景盧《隨筆》中辨得數種偽書皆是，但首卷載〈歐帖〉事，卻恐非實。（《語類》卷 138）。

<sup>48</sup>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序〉，頁 6。

<sup>49</sup> 在《晦庵先生文集》卷 38 中，光是〈答袁機仲〉的作品就有 11 篇之多，而其內容主要是朱熹對袁機仲說明有關《河圖》、《洛書》、《參同契》等作品，其中不乏相關的辨偽書語。

<sup>50</sup>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序〉，頁 5-6。

釋如下：

這一段話就是他辨偽書的方法論。所謂「義理之所當否」，是就理論方面說。所謂「左驗之異同」，是就證據方面說。<sup>51</sup>

在其所稱「理論方面」，白壽彝說：

在理論方面，朱熹所應用的，是根據常識來推測。……這都是因為關於這些書底來歷的傳說和一般的經驗不符，因而對於這些書底真偽發生問題。<sup>52</sup>

而在「證據方面」，白壽彝說：

在證據方面，朱熹所用的約有五種。……因確知作偽者是誰而知其書為偽書的。……因一書底內容與歷史上的事實不符，而知其書為偽書。……因一書中的思想與其所依託的人之思想不符。……因一書中的內容之抄襲湊合之迹顯然可見而知其書是偽的。……從文章或詞句上，朱熹也辨別出書底真偽來。……

這幾種證據，有時朱熹僅應用一種或兩種，有時應用到兩種以上；但同時用五種證據去辨明一書的，差不多沒有。<sup>53</sup>

對照朱熹與白壽彝的說法，筆者整理如下：

分類	朱熹辨偽方法	白壽彝誤解之朱熹辨偽方法	
1	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	理論方面：根據常識推測	
2	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	證據方面	(1) 確知作偽者 (2) 與史實不符 (3) 與依託者思想不符 (4) 抄襲湊合之迹顯見 (5) 從文詞、體製氣象分辨

<sup>51</sup>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序〉，頁6。

<sup>52</sup>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序〉，頁6-7。

<sup>53</sup>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序〉，頁7-10。



白壽彝對於朱熹辨偽方法的說明，實能深刻影響後代學者對於朱子辨偽學的評價，例如：孫欽善在其《中國古文學史》的寫作之中，即有關於朱熹辨偽成就的介紹<sup>54</sup>，其中的內容，幾乎都是取自白氏之書，又楊緒敏《中國辨偽學史》一書，將有關於朱熹考辨古書之法，歸納為：

- 1.從一般常識上發疑。
- 2.從語言文字、文章風格上考辨。
- 3.從材料抄襲和拼湊上考辨。
- 4.從書的內容與事實不符上考辨。
- 5.從書中觀點與所托作者思想不符上考察。
- 6.確知作偽者是誰，而定其書為偽。<sup>55</sup>

實際上就是取自白氏的見解。其他如鄭杰文<sup>56</sup>、杜澤遜<sup>57</sup>等人在談到朱熹辨偽方法之時，皆以白氏歸納的結論，作為朱熹辨偽六法，卻未能細察其中論點，實有不同。

首先，朱熹的兩種方法是獨立的、不相同的，一個是運用義理之學，一個是運用詞章考據之學，能夠有此辨偽成果，首在於朱熹「格物窮理」的理學思想，反觀白氏卻未明白區分「理論」與「證據」的差別。如果其所謂「理論」代表「常識」，何以「常識」不能作為「證據」來看？「從書的內容與事實不符」、「從書中觀點與所托作者思想不符」等證據，來論證朱子的辨偽方法，為何不能將其視為一種「常識」？又若其所謂「理論」與「證據」意近於今日所謂「理論」與「實務」，好比一個學科靜態的論述與動態的實作，等同於一體兩面的說法，那亦與朱熹的「兩塗」原意不同。

再者，白壽彝認為朱熹「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句指的是「理論方面的常識推測」，這句話是很有問題的，朱熹所謂「義理」，並不是一般所謂的「經驗」、「常識」。根據蔡方鹿〈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

<sup>54</sup> 孫欽善，《中國古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2月），上冊，頁627-634。

<sup>55</sup> 楊緒敏，《中國辨偽學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頁86-96。

<sup>56</sup> 鄭杰文在其《20世紀墨學研究史》中亦稱：「朱熹之辨偽方法，白壽彝先生為《朱熹辨偽書語》所寫序言中總結為六條...」。詳參見鄭杰文，《20世紀墨學研究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頁474。

<sup>57</sup> 杜澤遜，《文獻學概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9月），頁242。

「義理之學」是朱熹經學的重要思想淵源。所謂「義理之學」，是指與「章句訓詁注疏之學」相對應的講求儒家經義、探究其道理的學問。「義理」一詞，初見於《禮記·禮器》：「義理，禮之文也。」即「義理」是對「禮」的合宜得禮的解說。漢晉時指「經義名理」，故後來學者將其作為一門講求經義，探討名理的學問。……蓋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說得便似聖人，若此則是釋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意即義理之學是要深入到儒家經書的內部，探討其大義，只有沉潛深入，才能通天下之志，如果只停留在表面說經，貌似聖人言語，而實則並未領會其精神實質。宋儒注重以義理治經，其思辨性超出漢唐諸儒，其義理之學中包含有一定的哲學。後來將重義理、輕訓詁的宋學稱為義理之學，而與重章句訓詁、傳注疏釋的漢唐經學相區別。<sup>58</sup>

據此，朱熹所謂「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則此句應當視作「與經書本身更深一層的精神與意義是否契合」來看。例如：

《麻衣易說》，熹舊見之，嘗疑其文字言語不類五代國初時體製。而其義理尤多淺俗。（《文集》卷 37，頁 41，〈答李壽翁〉）<sup>59</sup>

〈舜典〉「玄德」難曉，書傳中亦無言「玄」者。（《語類》卷 78）<sup>60</sup>

今之偽書甚多。又嘗見《子華子》，說天理陰陽，亦說義理人事，皆支離妄作。（《語類》卷 137，頁 18，周謨錄）<sup>61</sup>

以上的例子，都是可以說明朱熹辨偽方法之一，乃是根據書中內容義理作為判斷依據，其中的「義理」絕不是「常識」之言。

承上文所述，我們可以歸納出《朱熹辨偽書語》的缺失共可分三個層面，第一在於標題與內容歸類的不恰當，第二為摘錄內容的不完整，第三則是對朱熹辨偽方法之誤解。而這些錯誤主要在於白氏僅僅針對自己寫作體例加以規範，雖然〈朱熹辨偽書語序〉中對於收錄原則亦有稍作說明，但在實際執行取材時，卻未完全依據其所自訂之標準，加上此四項原則過於籠統不明確，致使收錄標準不一，容有錯失解題之失。

<sup>58</sup> 蔡方鹿，《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頁247-248。

<sup>59</sup>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頁2。

<sup>60</sup> 錢穆，〈朱子之辨偽學〉，《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71年4月），第五冊，頁267。

<sup>61</sup> 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頁131。

如果我們將《朱熹辨偽書語》與張心澂《偽書通考》相互參照，則知《偽書通考》率先列出「例言」，詳細說明他所界定的偽書定義，如<sup>62</sup>：

1. 凡一書之全部分或一部分為偽造及發生偽造之疑問者，均列入。
2. 凡書本非偽，因誤認撰人及時代，照所誤認之撰人及時代論，即成偽書者，故亦列入。
3. 已佚亡之書，合於前二項者，亦列入。
4. 已列入之書，其書之來源與辨偽有關者，均列入。
5. 每一書之下，凡古今人對此書辨偽之說，均行列入；如有駁議，及辨其不偽，或批評他人之所辨者，易均列入。

張心澂詳細規範其收錄內容，不僅有助於個人摘錄辨偽諸語之時，能夠有所依據，也能使得後世學者使用該書之時，能有所參照，顯然在編輯體例方面，能有更明顯的規範，而有助於讀者參考之用。反之，白氏未能明白界定收錄原則，是以未能完整收錄朱熹所有的辨偽諸語，則是此書纂輯過程之中，較為可惜的一部分，衡諸張心澂的作法，不僅能有效推展辨偽的界定，也凸顯白氏纂輯的疏失。

## 伍、結論

白壽彝為我們開啟以專書形式，集錄單一學者辨偽成果，而他所選擇朱熹為輯錄的對象，也確實是辨偽學發展史上相當重要的指標性人物，後代學者更是透過白壽彝此書加以發揚、闡述朱熹在文獻學上的成就。然而，朱熹在文獻學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有關辨偽思想，實又包含理論與實務兩類。

在朱熹辨偽方法方面，除了白壽彝在〈朱熹辨偽書語序〉中引用的「辨偽二塗」之說外，另有如在辨偽《左傳》時所提到的：

木之又問：「《左氏傳》合如何看？」

（曰）：「且看他記載事迹處。……大率《左傳》只道得禍福利害底說話，於義理上全然理會不得。」

<sup>62</sup> 張心澂，《偽書通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54年12月），頁1。

又問：「所載之，事實否？」

（曰）：「也未必一一實。」

子升問：「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氏生之類，是如何？」

（曰）：「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六卿分晉、田氏篡齊以後之書。」

又問：「此還是當時特故撰出此等言語否？」

（曰）：「有此理。其間做得成者，如斬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書狐鳴之事。看此等書，機關熟了，少間都壞了心術。……」

（《語類》卷 122，頁 4，錢木之錄）

此亦可視為朱熹說明自身辨偽方法之語。據此，我們可以看出：整理朱熹辨偽書語，絕不能單以「辨『偽書』語」作為分類的項目，還有許多朱熹對於辨偽方法之「辨偽『通論』語」，也該單獨列一項目。

又朱熹實際針對某書某人的辨偽內容，除白壽彝引用作品之外，還有許多專書類著作，例如：《周易本義》、《易學啟蒙》、《詩集傳》、《儀禮經傳通解》等書，都尚未有人加以整理。近代已經有很好的《朱子全書》的版本，如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的《朱子全書》<sup>63</sup>27冊，又有如束景南整理的《朱熹佚文輯考》<sup>64</sup>等作品，再加上辨偽學理論的形成，以及編纂體例的修正，已經較白壽彝當時的學術環境更為完善，我們實在不該再僅僅依靠白壽彝此書內容，以為考訂朱熹辨偽成果的重要之書，而是應該循著白壽彝所奠定的理論基礎，進一步修正與整理，才能有著更好的發展。

綜合上述所論內容，雖然白壽彝編寫《朱熹辨偽書語》之時，尚有許多疏漏、錯誤之處，而有待我們加以補充整理、更正改進，但是他所開展出的相關辨偽集語專書類作品及研究，以及他對文獻整理的宣揚與重視，都是值得我們後輩學者效法與表揚的。

---

<sup>63</sup>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全27冊。

<sup>64</sup>束景南編，《朱熹佚文輯考》（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全1冊。

## 參考文獻

- 王余光 (2008)。《文獻學與文獻學家》。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白壽彝 (1933)。《朱熹辨偽書語》。北京：樸社出版經理部。
- 白壽彝 (1983)。《歷史教育和史學遺產》。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
- 白壽彝 (1994)。《白壽彝史學論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白壽彝 (2007)。《中國回回民族史》。北京：中華書局。
- 白壽彝 (2008)。《白壽彝文集》。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
- 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 (2002)。《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束景南 (1991)。《朱熹佚文輯考》。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
- 李松茂 (2009)。堅定地走大師治學的路--紀念白壽彝先生百年誕辰。《雲南民族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6(2)，92-95。
- 杜澤遜 (2001)。《文獻學概要》。北京：中華書局。
- 胡適 (1991)。《胡適學術文集 (下冊)》。北京：中華書局。
- 孫欽善 (1994)。《中國古文獻學史》。北京：中華書局。
- 張心澂 (1939)。《偽書通考》。上海：商務印書館。
- 張西堂 (1935)。《唐人辨偽集語》。北京：樸社出版經理部。
- 張富祥 (2006)。《宋代文獻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楊緒敏 (1999)。《中國辨偽學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楊緒敏 (2006)。朱熹考辨古書的成就、方法及影響。《河池學院學報》，26(3)，27-31。
- 劉雪英 (1999)。白壽彝先生學譜 (簡編)。《回族研究》，35，86-99。
- 蔡方鹿 (2004)。《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北京：人民出版社。
- 鄭杰文 (2005)。《20世紀墨學研究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鄧瑞全、王冠英（1998）。**中國偽書綜考**。合肥：黃山書社。

錢穆（1971）。**朱子新學案（五）**。臺北市：三民書局。

顧頡剛（1926）。**古史辨（一）**。北京：樸社出版經理部。

附錄一 白壽彝輯錄朱子辨偽解題分類簡表<sup>65</sup>

書／篇名	白本頁碼與出處	分類
歸藏	【白】頁 1。	經部
	【續集】卷二頁 25〈答蔡季通〉。	
易龍圖	【白】頁 1。	經部
	【語類】卷六七頁 35。	
正易心法	【白】頁 2-11、頁 124、頁 131。	經部
	【文集】卷三四頁 18〈答呂伯恭〉、卷三七頁 41〈答李壽翁〉、卷五十頁 25〈答鄭仲禮〉、卷八一頁 12〈書麻衣心易後〉、卷八一頁 13〈再跋麻衣易說後〉。	
	【語類】卷六七頁 31、卷六七頁 33 (2 條)、卷六七頁 34 (3 條)、卷一三七頁 18、卷一二五頁 16。	
書	【白】頁 12。	經部
	【語類】卷七八頁 1。	
書古文、 書序、 書孔安國傳	【白】頁 12-36、頁 131。	經部
	【文集】卷三四頁 22〈答呂伯恭〉、卷五一頁 11〈答董叔重〉、卷五四頁 3〈答孫季和〉、卷五七頁 9〈答李堯卿〉、卷五七頁 30〈答陳安卿〉、卷六五頁 1〈尚書孔安國序注〉、卷六五頁 3〈尚書孔安國序注〉 (2 條)、卷六五頁 4〈尚書孔穎達疏注〉 (2 條)、卷七一頁 18〈記尚書三義〉、卷八二頁 20〈書臨漳所刊四經後〉、卷八六頁 10〈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別集】卷三頁 10〈與孫季和〉、卷五頁 9〈與劉德脩〉。	
	【語類】卷七八頁 1、卷七八頁 2 (3 條)、卷七八頁 3、卷七八頁 4、卷七八頁 8 (5 條)、卷七八頁 9 (9 條)、卷七八頁 10、卷七八頁 12、卷七九頁 6、卷七九頁 31、卷八十頁 11、卷一二五頁 7、卷一三七頁 18。	

(續下頁)

<sup>65</sup> 此為筆者自製表格。其中「書／篇名」依照白壽彝的標題與順序；「白本頁碼與出處」中，【白】指白壽彝《朱熹辨偽書語》的頁碼，以「辨偽叢刊」本為依據；【續集】、【語類】、【文集】等則指白壽彝文中記載朱熹作品之卷數。「分類」則是依白壽彝所稱加上四部分類名。

書／篇名	白本頁碼與出處	分類
書解義	【白】頁 36-37。	經部
	【語類】卷七八頁 11。	
尚書全解	【白】頁 37。	經部
	【語類】卷七八頁 11。	
書集解	【白】頁 38。	經部
	【語類】卷七八頁 12。	
詩	【白】頁 38。	經部
	【語類】卷八十頁 1。	
詩序	【白】頁 39-72。	經部
	【文集】卷三四頁 4〈答呂伯恭〉、卷四八頁 2〈答呂子約〉、卷五五頁 28〈答熊夢兆〉、卷八二頁 21〈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語類】卷八十頁 2、卷八十頁 3、卷八十頁 7(2 條)、卷八十頁 8、卷八十頁 10(5 條)、卷八十頁 11、卷八十頁 13、卷八十頁 14(2 條)、卷八十頁 26、卷八一頁 6、卷八一頁 12(4 條)、卷八一頁 16、卷八一頁 27(2 條)、卷八一頁 32(2 條)、卷一二五頁 16。	
	【詩傳遺說】卷二頁 4；卷二頁 12；卷二頁 13；卷二頁 21。	
禮運	【白】頁 72-73。	經部
	【文集】卷 33 頁 12〈答呂伯恭〉。	
	【語類】卷八七頁 15。	
保傳	【白】頁 73-74。	經部
	【語類】卷八八頁 1。	
春秋	【白】頁 74。	經部
	【語類】卷八三頁 32。	
春秋左氏傳	【白】頁 75-77。	經部
	【語類】卷八三頁 4、卷八三頁 7、卷八三頁 8、卷八三頁 10、一二二頁 4。	
春秋公羊傳 、穀梁傳	【白】頁 77-78。	經部
	【語類】一二五頁 7。	

(續下頁)



書／篇名	白本頁碼與出處	分類
春秋繁露	【白】頁 78、頁 131。	經部
	【語類】卷八三頁 31、卷一三七頁 18。	
孝經	【白】頁 78-98。	經部
	【文集】卷六六頁 1〈孝經刊誤〉。	
	【別集】卷三頁 2〈與程沙隨可久〉。	
	【語類】卷八二頁 1 (2 條)、卷八二頁 2 (3 條)。	
中庸義	【白】頁 98-100。	經部
	【語類】卷六二頁 6、卷九七頁 15。	
論語十說	【白】頁 100。	經部
	【語類】卷一九頁 15。	
孟子疏	【白】頁 101。	經部
	【語類】卷一九頁 16。	
通鑑節要	【白】頁 101。	史部
	【語類】卷一三四頁 3 (2 條)。	
世本	【白】頁 102。	史部
	【文集】卷六四頁 12〈答龔仲至〉。	
東坡事實	【白】頁 103。	子部
	【文集】卷八四頁 27〈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指掌圖	【白】頁 103。	子部
	【語類】卷一三八頁 2。	
孔叢子	【白】頁 93、頁 104-108。	子部
	【文集】卷六六頁一〈孝經刊誤〉、卷五一頁 21〈答董叔重〉、卷六三頁 34〈答余正甫〉。	
	【語類】卷八四頁 11、卷一二五頁 3、卷一二五頁 4、卷一二五頁 7、卷一三七頁 1 (3 條)。	
中說	【白】頁 108-110、頁 130。	子部
	【語類】卷一三七頁 5、卷一三七頁 17、卷一三八頁 1。	
省心錄	【白】頁 111。	子部
	【語類】卷一三八頁 2。	
握奇經	【白】頁 111。	子部
	【語類】卷一二五頁前 16。	

(續下頁)

書／篇名	白本頁碼與出處	分類
管子	【白】頁 112。	子部
	【語類】卷一三七頁 1 (2 條)。	
潛虛	【白】頁 113-115。	子部
	【文集】卷八一頁 10〈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	
子華子	【白】頁 115-118、頁 131。	子部
	【文集】卷七十一頁 8〈偶讀謾記〉。	
黃山谷帖	【白】頁 118。	子部
	【文集】卷八二頁 25〈跋黃山谷帖〉。	
琴志	【白】頁 118-119。	子部
	【續集】卷七頁 3〈與劉平父〉。	
龍城雜記	【白】頁 119。	子部
	【語類】卷一三八頁 2。	
石林過庭錄	【白】頁 119-120。	子部
	【語類】卷一二六頁 33。	
談苑	【白】頁 121。	子部
	【文集】卷八四頁 7〈跋孔毅夫談苑〉。	
維摩詰經	【白】頁 121-122。	子部
	【語類】卷一二六頁 21。	
楞嚴經	【白】頁 122-123。	子部
	【語類】卷一二六頁 18；語類卷一二六頁 31。	
傳燈錄	【白】頁 123。	子部
	【語類】卷一二六頁 22。	
陰符經	【白】頁 124。	子部
	【語類】卷一二五頁 16。	
列子解	【白】頁 124-125。	子部
	【別集】卷七頁 8〈跋訛傳龜山列子解後〉。	
龍虎經	【白】頁 125-127。	子部
	【語類】卷一二五頁 14、卷一二五頁 15 (2 條)。	
	【文集】卷六一頁 39〈答曾景建〉。	
呂祖謙集	【白】頁 127-128。	集部
	【語類】卷一二二頁 6。	

(續下頁)

書／篇名	白本頁碼與出處	分類
皇宋文鑑	【白】頁 128-129。	集部
	【語類】卷一二二頁 6 (2 條)。	
警世圖、 競辰圖	【白】頁 129。	集部
	【語類】卷一三八頁 2。	
雜論 (一)	【白】頁 130。	專論阮逸 作品
	【語類】卷一二九頁 10、卷一三八頁 1。	
	☆關朗易傳、李靖問對、元經	
雜論 (二)	【白】頁 130-131。	今之偽書 甚多……
	【語類】卷一三七頁 18。	
	☆正易心法、關朗易傳、書序、書孔安國傳、繁露玉杯、 子華子	

## 附錄二 朱子辨偽解題之補充

### 〔正易心法（麻衣易）〕

（補）《語類》卷 125：一如《麻衣易》，只是戴氏自做自解，文字自可認。」道夫曰：「向見南軒跋云：『此真麻衣道者書也。』」曰：「敬夫看文字甚疏。」

### 〔書〕

（補）《語類》卷 78：又書亦多可疑者，如〈康誥〉、〈酒誥〉二篇，必是武王時書。人只被作洛事在前惑之。如武王稱「寡兄」、「朕其弟」，卻甚正。〈梓材〉一篇又不知何處錄得來，此與他人言皆不領。

（補）《語類》卷 78：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為『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是無證據，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

（補）《語類》卷 78：〈舜典〉「玄德」難曉，書傳中亦無言「玄」者。<sup>66</sup>

（補）《語類》卷 78：〈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咈百姓」之類。若是《國語》中說「百姓」，則多是指百官族姓。<sup>67</sup>

（補）《語類》卷 78：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卻只理會〈小序〉。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

（補）《語類》卷 79：問：「『勝殷殺受』之文是如何？」曰：「看《史記》載紂赴火死，武王斬其首以懸于旌，恐未必如此。〈書序〉，某看來煞有疑。相傳都說道夫子作，未知如何。」

<sup>66</sup> 錢穆提到朱熹此段話時表示：「玄字使用，特見於莊老之書。朱子提出〈舜典〉中有此玄字，謂之難曉，斯即〈舜典〉可疑也。」見錢穆，〈朱子之辨偽學〉，《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71年4月），第五冊，頁267。

<sup>67</sup> 錢穆提朱熹此段話，認為朱熹以此作為懷疑證據之一。並稱：「此亦一可疑之點。就氏姓起源言，則《國語》乃古義，書中〈典謨〉諸篇，轉似後代義。」見錢穆，〈朱子之辨偽學〉，《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71年4月），第五冊，頁267-268。

〔詩〕

〔補〕《語類》卷 23：問：「怕是聖人刪定，故中間一截無存者。」曰：「怕不曾刪得許多。如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三百，怕不曾刪得如此多。」

〔春秋〕

〔補〕《語類》卷 83：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

〔春秋公羊傳，穀梁傳〕

〔補〕《語類》卷 83：問：「《公穀傳》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爾。」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中說〕

〔補〕《語類》卷 137：《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

〔補〕《語類》卷 137：如〈自敘〉許多說話，盡是誇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

〔補〕《語類》卷 137：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協得好。如見甚荷蕢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

〔龍城雜記（龍城錄）〕

〔補〕《語類》卷 138：洪景盧《隨筆》中辨得數種偽書皆是，但首卷載《歐帖》事，

卻恐非實。世間偽書如《西京雜記》，顏師古已辨之矣。柳子厚《龍城錄》乃王性之輩所作。

〔金人亡遼錄、女真請盟背盟錄〕

（補）《語類》卷 138：金人亡遼錄、女真請盟背盟錄，汪端明撰。

〔二王書〕

（補）《語類》卷 140：二王書<sup>68</sup>，某曉不得，看著只見俗了。今有箇人書得如此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偽者。

〔木蘭詩〕

（補）《語類》卷 140：木蘭詩只似唐人作。

〔綜合〕

（補）《語類》卷 18：向來某在某處，有訟田者，契數十本，中間一段作偽。自崇寧、政和間，至今不決。將正契及公案藏匿，皆不可考。某只索四畔眾契比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者。窮理亦只是如此。

（補）《語類》卷 84：《樂記》文章頗粹，怕不是漢儒做，自與《史記》、《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家語》中說話猶得，《孔叢子》分明是後來文字，弱甚。天下多少是偽書，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

（補）《語類》卷 113：先生謂廣<sup>69</sup>：「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雖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因笑曰：「此是做『偽學』底工夫！」

<sup>68</sup> 「二王」指王羲之、王獻之父子。

<sup>69</sup> 廣，輔廣，朱熹弟子，字漢卿，慶源人。

(補)《語類》卷 139：揚<sup>70</sup>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書之真偽？」曰：「《鷓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鵬賦〉之類，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

---

<sup>70</sup> 揚，包揚，朱熹弟子，字顯道，建昌人。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Bai-shuo-yi's Arguments on Zhu-xi's Quotations for Distinguishing 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Books**

Tien-Yi Chen \*

## **Abstract**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wave of Doubt Discrimination rose in academia, and Bai-shuo-yi, for Gu jie-gung's sake, arranged " Zhu-xi's Quotations for Distinguishing 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Books". Zhu-xi, focused on the scriptures and classical philosophical books, As the scriptures forced many thinkers to consider the detection of forgeries, with the subsequent dynasties using classics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 and more use of "Zhu study", expanding the influence of Zhu-xi's Discrimination Studies .

Because of Zhu-xi's books, the relevant language of Discrimination was previously scattered among various works. To summarize the methods and Discrimination of Zhu xi's theory, the best tool is " Zhu-xi's Quotations for Distinguishing 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Books". However, scholars have traditionally explored the book with limited applications in real terms. With the lack of articles in this field, it is the intention of this research to highlight the book's academic value, and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facing this book.

Key words: Bai-shuo-yi, Zhu-xi,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Doubt

---

\*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